

正

碑誌類下編九

古文辭類纂四十九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事大忤權貴除修起居注知制誥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
 為河北部運令內侍供奉官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
 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會
 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與僕陳諫之朝廷發鞠
 于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圖自解免語引及公軍巡判
 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勘張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又差王昭
 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公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
 明者監勘駭日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
 勘案牘乃迎合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
 判所勘大懼竟相怒所勘但劾異日昭明與張氏資買田產
 立戶事奏之宰相怒公既降知制誥用張氏資買田產
 牒三司取錄其後王荆公為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
 壽春監稅其後王荆公為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
 世殊不知變改迎也則二人可謂奇士矣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

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奸利

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大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

各七

凡為人銘墓當舉其
聲：古者如蘇安世者
此一事足以傳矣雖王
鈺默記謂由王昭明之
力然而人同執奏同貶官
則安世經君子人也亦有
此文注志於此敘事議
論故控入神

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修者為惡言欲傾修銳
甚天下泚泚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
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繼使為殿中丞泰
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
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
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
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
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
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
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
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
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
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怨即謹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

繼去下梅本與而字

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
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
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
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
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眾相聚而為盜惟朝廷
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
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
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
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
歸家於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
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
二年方侍郎云起家自家起而尊用也自荆公誤用而明
代人居仕日起有云以尚書起家以毛詩起家者釀按在家
十二年爾義自可通不可以明人之誤而追貶荆公也

梅本無家字

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甯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圖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王介甫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

夫婦必尙空腹天寒矣其一人未續其夫婦必尙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旣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絀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

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
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
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蕘适枉蕘始九歲而四女幼者
一歲云

王介甫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
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
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盱贈尚書
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
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
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
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
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

興祖無可稱而文自
澆於脫俗

稱興祖小仕而不怠忽
是極善譽處

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所遇以
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
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
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
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
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
余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
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
卽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蘩蘊皆有文學蘩
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蘊尚幼也四女子皆
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憚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
將何求

王介甫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由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存與夫世之貴富而各聞天下者詐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

梅云此等機軸於荆公為習見然自佳妙在不多說

銘叙世系名字并點錫簡質

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王介甫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歷申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為師所畱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礪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甯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于身而施於家不博見于天下文章名于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于無傳耶始先

平甫為祕閣校理見上
閱卿凡乘政外論治何日
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平
甫溺于聲色介甫移書
戒曰宜放鄭聲平甫報
曰亦願先遠任人指呂惠
卿也兄弟異趣如此此錄
不甚稱揚有以也夫

二謗平甫足以當之

舉其孝友子銘常甫同

又按史稱平甫屢以辭法致
怒天下力諫安石不聽哭於
影堂又面責曾布誤其先
深惡呂惠卿之惡惠卿以
鄭俠獄陷之坐非毀其
兄故歸田里歲餘而平
甫亦時隱而不言
曾子固平甫文集序曰世皆
平甫之詩宜為樂歌薦之郊
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朝廷
而不得用於世又曰平甫居家孝
友為人質直簡易遇人無虛指
腹心不為毫髮疑礙與人交
于恩義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
識者不識皆聞而哀之蓋
謂天下所共惜而不容于家
故于葬而不諱者自得之是
以當誌墓一片石矣

生常以為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
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
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存母存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
相處以久先生尙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
其有已耶痛其有已邪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
其家又次行治藏于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
生傳邪

王介甫王平甫墓銘

錄此銘不若錄子固王平甫文集序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
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
尙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少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為
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為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
焉自是遂以文學為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于書無所不

諒于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才異等有司考
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
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
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為繕書其序
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
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
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于
大理寺丞年止于四十七以熙甯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
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甯府鍾山母楚國大夫
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旌旂女壻
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旌旂亦皆疑疑有立君社
所施庶在於此

平甫歸靈芝宮與樂天海上晚率院之祝相似韻夢境
香真猶足以行天下人之悲

王介甫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將世系生平初葬遷
英直揭在前有法

其夫其子皆聞人書
此是矣而文字簡嚴觀
落其妙玉於如此非
亦甫不徒

此數行文字極似子固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川鉅野人尙書駕部員外郎諱晟
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尙書戶部侍郎譙公諱嶠之孫贈太
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
州事楊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
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
陽夏公爲太常丞祕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
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
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媵御以寬
陽夏公之咎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
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
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
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

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子讀詩惟周士
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
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習俗不得不然
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
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
後世觀豈愧也哉

玉介甫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甯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
贈尙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
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洛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曾
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歷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
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
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

姚註願疑愿

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畱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顏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願愉愉教隳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顛愚倚嗟夫人惟德之經媚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窈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以論贊體直起亦一法

王介甫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于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甯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于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

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于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夢跼其華誥誥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日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王介甫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紆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僊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帖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以八月壬辰卒于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附

妙語

于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于是夫人兩子繙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于德詳于禮事皇姑稱孝內諸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于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饒饗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于困紉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于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于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祀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合河肅氏
耐粹家訓

古文辭類纂四十九

碑誌類下編十

古文辭類纂五十

8

歸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海峯先生云學荆公爲文折旋有氣

余友方思曾之沒適島夷來寇權厝于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于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昇其子昇俾勒之于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于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于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于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旣一再試春闈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

梅云大老身退而中
熱者多遁於禪心
此意也

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于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
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置之於家而館
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材顧彼之
術實不能有加于吾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
則憤憾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
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
絕不與豪貴人通間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
爲佛之學于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
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卽跪拜施舍冀得
真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于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
志而肆意于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
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
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于耶然使假之以年

以至于今又安知其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于是耶抑彼
其道空蕩愴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憾之氣耶抑將
平其氣無待于外安居徐行而至于中庸之塗也此吾所
以嘆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爲欽儒曾祖曰
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
察御史父曰築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
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
曾後起謂必光顯于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
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
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
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陞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
如此後余同爲文會又同舉于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
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余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

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余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
獎之語思曾凌曉乘船來告余非求知于世者而亦有以
見思曾愛余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既爲銘余獨痛
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歸熙甫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
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鑛南陽
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翮士翮始遷嚴陵士翮生保義郎
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
生武翼郎汝涇汝涇生崇侯自定王以後至崇侯始失其
官爲士庶崇侯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
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
生瓏瓏生四子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于兄弟次

在二授室於昆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
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儒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二十八
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
皆天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
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
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
家故譜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
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
起其家世貞於余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余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迨其
九族存者才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子孫
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修於家魚菽以祭曷以
銘之不媿其世

歸熙甫沈貞甫墓誌銘。

梅云叙情事亦耐恣
又云歸先生叙情事
較歐公尤深致以境
不同也

自余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
余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為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余嘗
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
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余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
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
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余之窮于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
之疑必過余考訂而卒以余言為然蓋余屏居江海之濱
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
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翁赫
眾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
之善不能忘於心余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歿不
能不為之慟也貞甫為人伉厲喜自修飾介介自持非其

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
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
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存種舉速化之
學皆以通經學古為迂貞甫獨于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
于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為書益勤余甚畏
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余初在安亭無
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余復往
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嘆
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孟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
善述其卒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即以是
年某月日葬于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平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于斯

歸熙甫歸府君墓誌銘。

敘爲田處極酣恣似貨殖傳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大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于馬涇實濱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于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會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讀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

仍梅李作乃

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饒者曰顧吾力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峻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崔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往往嘆事功之不立謂世

梅云震川此等文境
實與歐王所未詳

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顛頊。日惟我祖。絲絲汝頰。蹙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剛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蕤蕤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歸熙甫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余以爲奇。今年余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余輒常常呼余。一日余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余出門。二二尙躍入余懷中也。旣到山數日。日將晡。余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余旣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

嗚呼。余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旣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歸熙甫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塲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余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余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歸熙甫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芻薺熟。婢削之盈甌。余人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日暉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使已十年。吁。可悲。

也已

8

方靈臯杜蒼畧先生墓表

先生姓杜氏諱芥字蒼畧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卽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畧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于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于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弟子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敎授里巷間窶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間無幾微不自適者間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卽默默去之行于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厮輿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

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間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冲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間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惓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生生于明萬曆丁巳四月初九日卒于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于家其子琰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蔽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歟此其的也

○方靈臯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淀次日歸聞抑亭蹙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予見君子其

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溫溫非有問不言及供事

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后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予移

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 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

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典試雲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日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使李蘭以咨革諸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予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媼及泉漳間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爾背而信君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既受職長官相慶而泣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旺蹙而瘖卒於君寓予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

其良子清江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存以也君在

蒙養齋及 殿中與子共晨夕各一二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子益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鍾僑字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于鄉壬辰成進士年四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蒙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尙書周官皆有說未就父諱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寵自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取室人自隨痛兩弟羈死乃引疾送君

之喪以歸君娶黃氏

敕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載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愷壬子副榜貢生次清時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蓄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于儒先而年命摧悼子生之無成將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

舅氏楊君諱紹爽字穉棠於書無所不讀少工爲科舉之文而鬱不得志既困無所合而讀書益奮發不衰年已老頭白且禿猶依燈火坐讀禮經至城上三鼓不輟蓋君之於書自其天性而非以求名聲利祿也舅氏性剛直於尋

常人未嘗苟有所酬答與鄉人處雖貴顯有不善卽面責不少依阿臨財廉執事果可謂好學有道君子者也娶邱氏累生男不育而舅氏遂無子以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病癱而卒嗚呼可痛也舅氏於諸甥中尤愛憐櫬嘗撫子指吾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平居設酒食召櫬與飲舅氏提觴行趣令醉櫬謝已醉不能飲舅氏笑曰子性嗜酒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子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仰首歔歔徐顧謂櫬曰子窮於世今老且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爲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爲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櫬受命而退未及爲而舅氏遂舍子以卒悲夫君旣卒之七日其兄子某以君之柩權厝於縣城北月山之麓櫬涕泣

而為之誌

合河肅氏
耐粹家韻

古文辭類纂五十

雜記類一

古文辭類纂五十一

皇甫持正極服此文高古以為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見皇甫手帖

儲欣曰陳后山云退之作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善哉言乎此篇未嘗不論然只是記其事尤神而明之矣

同書業此本待序非記也夫叙夫議文家所常有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並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劉悟殺李師道青淄十一州皆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

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二年公為政於曹鄆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

於色罇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

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疆卒武曹

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

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
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
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
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
母夫畔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
尙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
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
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曾謂其
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
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
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壺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

詢梅本作徇

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
以訓以詢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
邦蠹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
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旣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
公令可以師征不甯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
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
跳魚岸有集鳥旣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
公暨賓贊稽經誡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蕢蕢存龜
存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數遺此邦是麻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
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
成案詣丞卷其前針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鷺行以進平

于人一本作千人按斯立頁
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
詞似以千人為是
柳州獨步
事叙情其叙景則

失職又一寫法
余方有公事語妙不
可思議

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吏曰
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
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
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池日大以肆貞元初
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
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
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
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
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
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瀲灩
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
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韓退之畫記

方侍郎云周人以後無此種格方歐公自謂不能為所
為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為妄於此見知言之難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
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
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
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
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
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
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
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
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
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
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

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
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
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斲者飲者溲
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
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
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
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
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
房甲冑之屬餅于盃簋笠筐筥錡金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
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
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
藪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

8
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坐有趙侍御者君
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
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
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
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
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
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
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
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
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
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

梅云此本是題後
議論卻轉作題
前叙事此公文較
宋賢變化處

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
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
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
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
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
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
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
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
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
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
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
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

腐黑槁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
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
命愈日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
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
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元和
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8

韓退之燕喜亭記。

太原王宏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
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
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櫛翳却立而視之出者
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
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宏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
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邱曰族德之邱

上梅本作止

蔽于古而顯于今。有竦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宏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宏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

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薑塢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趙宋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當卽鄭餘慶。新書不載。其爲汜水主簿及留守東都公。

送鄭涵校理序云。爲郎于都官事。相公于居守涵卽餘慶子。更名瀚者也。此餘慶爲留守之證。

方侍郎云。四番敘述。不覺其冗。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

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

儲欣曰。敘事難矣。往後叙尤難。筆力尤

榜勁如鐵

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
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
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
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
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
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
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二部尚書
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
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於官
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旣揚文教
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
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
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于國家也同存若將同其後

官

武梅本作留司文

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旣五年始立石刻
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
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
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
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守司文武百官于宮
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
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
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
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
闐郭溢郭旣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置連鎖

隴西公著晉也
簡叢凡作金石文
字源從此入

連梅本作聯

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
弗甯訛言屢騰歷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
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噐童噉噉劫衆阻兵凜凜栗栗若
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
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
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
之郭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
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交維隴西公
是宣河之芸芸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
刻之日月是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退之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
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

下筆千古不知者以爲
似司馬子長

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甯復可有
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
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
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校尉司馬相如之故交久立於廟
陛閒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
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合河蕭氏
耐粹家語

雜記類二

8

柳子厚游黃溪記

古文辭類纂五十二

即極本作積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各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各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訃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滌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

龜按朱子謂山海經所紀異物有云東西嚮者蓋以其有圖畫在前故也

言梅本作焉

此言最當子厚不悟作山水記效之蓋無謂也後自是又
人又有以子厚此等為工而效法者益失之矣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
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
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
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唐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
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
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
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
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臨臨於荒
野藁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
求其墟伐竹披奧歆仄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

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杖其穴則鼻口相呀
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率愕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
翦焚榛蕨決澮溝導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
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
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
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
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龐齒鯁未
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
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
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
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
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
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

惜乎若此俗年作收
致欠大方若曰以石之
多命之曰萬石亭其年
月日某祀則峻潔美
蘇是知原由應俗查
誤者不能免也

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
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
記。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
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
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
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
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
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
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
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
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
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
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
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
而猶不欲歸。心疑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
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子厚鉅鉚潭記。

鉅鉚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
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
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
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
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
以緩禍。子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
墜之潭。有聲淙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予以見天之高氣。

虞伯生曰公之好奇若貪夫
之龍百貨而文亦變幻百
出

力極本作列

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子厚鉗鉞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鉗鉞潭西二
十五步當湍而峻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
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嶮然相
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力而上者若熊羆
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
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
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
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
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
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
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

儲同人曰前記結只贊潭
此記只贊茲邱之適而感
慨俱在言外故物

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
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
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
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
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
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
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
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
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
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

羅本鄧道元水經注
而文體非六代餘習後
石曼卿公誌

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立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8 柳子厚袁家渴記。

楚詞惜誓水背流而源竭釋文竭作渴此云反流与皆流同意

風賦邱華葉而振氣云云文特就而賦言而演之七者云

彭公贊亂於五風秦漢人文善學者得其片言更字即可推演成妙文耳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鉅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柝石楠榎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鞦韆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岸衆草紛紅駭綠芬勃香氣衝濤旋灑退貯谿谷搖颺

歲。幾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韓柳皆深于楚學故有此瑰璋沈鬱之致自歐公後即不能為此等文矣然韓柳亦由能脫化運體所以為佳柳子厚石渠記。茅順甫云清冽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存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晷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床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

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柳子厚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陰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存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進狹不可窮也。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瞭闊澗灣當邑居之麴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李穆堂云北流潯水瀨下流字當作枕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

全用山海經水經注
之體成文

梅本作脩形精稌
陰酒度則應

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
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櫟多楮多篳管之竹多
橐吾多橐吾穆堂改多藁荷伯父云爾雅菟菴穎凍注款冬也那疏本草款冬一名橐吾其鳥多秭
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
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
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
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山
皆東西雷山疑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
西字當作面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篚修形精稌酒方侍郎云形當作
內外陰度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
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澗水

古文辭類纂五十二

襍記類三

古文辭類纂五十三

柳子厚零陵郡復乳穴記州人所謂流死驪州即子厚亦
云餌五石病瘡且亂又書與之論石鍾乳則此記蓋譽其
姻連不得謂為信辭矣零陵郡當作連山郡文安禮嘗
論及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
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
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
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
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
辰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
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
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
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

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甯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老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通租匿役暮月辦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民

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馨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尙焉芴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藜峯瓏壘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上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子厚館驛使壁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
記鉅瓖嚴重而與韓公
送鄭尚書序南海碑
相伯仲措抱不喜之何也

稟按子厚在御史禮部時文往往摹效國語而蹊徑不
化辭頗蹇塞若饗軍堂江運二記皆然此文較為明淨
雅飭然尚不及永柳以後所為也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
貢輸賦修職於玉都者入於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存
訕之命徵命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於甸服而後按行成
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
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
於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
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盤屋
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

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

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方州蓋坊州之誤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

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

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

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

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

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
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

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為
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
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
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
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

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日修其職故首之也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楠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趨湘中爲顛顛客耶余既委廢于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柳子厚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日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泫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于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

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逃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逃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子厚序棊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于是取二豪如其第書之既而

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懼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于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愚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行記之簡莫簡於此而其中山川脈絡道里遠近既詳於乎言之而景物人事之細碎仍無所遺所以為難

梅本行通淮於河

今人以閏五月為又五月古無是也且承正月為二月甚明又非閏也此傳官之誤自來無覺之者極為正之

李習之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子病寒飲蔥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畱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栖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

山童學反舌聲竹笳大如嬰兒極細碎事不謂短幅中暇暇及之

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游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輶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翱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

淮陰邵伯一帶地勢
高下古今不同

至滇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
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
笋如嬰兒過滇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
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
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
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
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
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
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
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
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
流謂之漳江自大庾嶺至滇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
大庾嶺自滇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滇江出

韶州謂之韶江

未南錄既入選則孫植興元新誌記亦應并收蓋
植文多疑恐是篇殆平易可愛也

記中言運流自滇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滇
江出韶州謂之韶江今自南雄至廣州計程者極曰
千二百里其實不祇千里也當以此記為正

合河甫氏
劉輝家語

雜記類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古文辭類纂五十四

茅順甫云文不用意處却有一片渾雄冲淡精神

記此文宜自稱名
東坡如是歐公偶
失檢耳

雜事常鋪排文字而
嚴整極類且与為未
榮光燭天相應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于子

履之室蓋烏先生云陸經字子而雲章爛然輝映日序為

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

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宋史職官志寶文閣在天章之東

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館閣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

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于世久矣少

不悅于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

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

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

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

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歎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咨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

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而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

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于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夫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于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于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簠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

薑塢先生云文雖宋世格調然勢隨意變風韻溢于行布誦之鏘然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

釁按宋仁廟賜梅摯守杭州詩止一首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歐公公云賜詩首

章者左傳以耆定爾功爲武之卒章則首句得稱首章

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

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白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

平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而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遺于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之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

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
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若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
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
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
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
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
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
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
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

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
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歐陽永叔菱谿石記

黃鳩先生云劉金吳時為濠滁二
州刺史長子仁規次即劉仁贍也公
於五代史記中劉仁贍傳內亦具之而
此記云子孫泯沒無聞豈忽忘之邪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
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
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菱
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為荇谿記云水
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
於滁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
荇為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
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
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

梅本據自有

去下梅本有之字

如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于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若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孫沒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歐陽永叔峴山亭記。

彙按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垢者絕世之文也而其人爲誰二句則實近俗調爲文之疵類劉海峯欲刪此二句而易下二子相繼於此爲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

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峴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

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咎之甚而適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甯元年余故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于子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登高

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歐陽永叔游儵亭記

鼎按景祐止四年次年即寶元元年故尚稱景祐五年爾

改元也作文在四月

刑

姬傳先生於相州畫錦堂記峽州至喜亭記畫舫齋記醉翁亭記皆屏不錄而錄此及業翠亭記豈避熟耶業翠亭似韓此則可刪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

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于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十舟中記

歐陽永叔真州東園記

施君爲施昌言許君爲許元馬君爲馬遵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權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游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做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

圃芙蓉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榭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覬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颼颼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子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

許元馬導輩皆以才能自負奔走勢利者故未寓佩意

8

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伯父云曹能始名勝引此記云李不疑為郡守不疑未詳何人

某按李端愿仁宗時邢州觀察使鎮東軍雷後知鄧襄二州移廬州不疑蓋端愿也端愿遵勛之子遵勛尚萬壽長公主太宗女也故記有生長富貴之語端愿字公謹一字不疑歐公集中浮槎寺八記詩跋及與李簡牘言李遺水及作記事簡中數稱其字

茅順甫云風韻翛然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于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

亦純用後視而語特道折意亦隱秀此乃徇富貴人之情而為之者韓柳集中無此等記

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雷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于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于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于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

在歐公為物折之筆

山林沈綺理不得兼
譽之正所以証之也

8

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之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于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于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于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于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十八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

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于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于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微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

俯仰今昔情至文生
震川專學此種
計亭之果木三由似
聲

8

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
問其遊兒則有子如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
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
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
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簷之溜石物其泐
乎隨雖陋非吾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于隨哉公佐好
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歐陽永叔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刻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
之田禾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予謂樊侯本以
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
傳封與漢長久禮所爲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
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

級所立功處故廟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
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
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
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人以騁其
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
神于禦盜而反神于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雪天之
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
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
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
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
之威靈暴矣哉

歐陽永叔叢翠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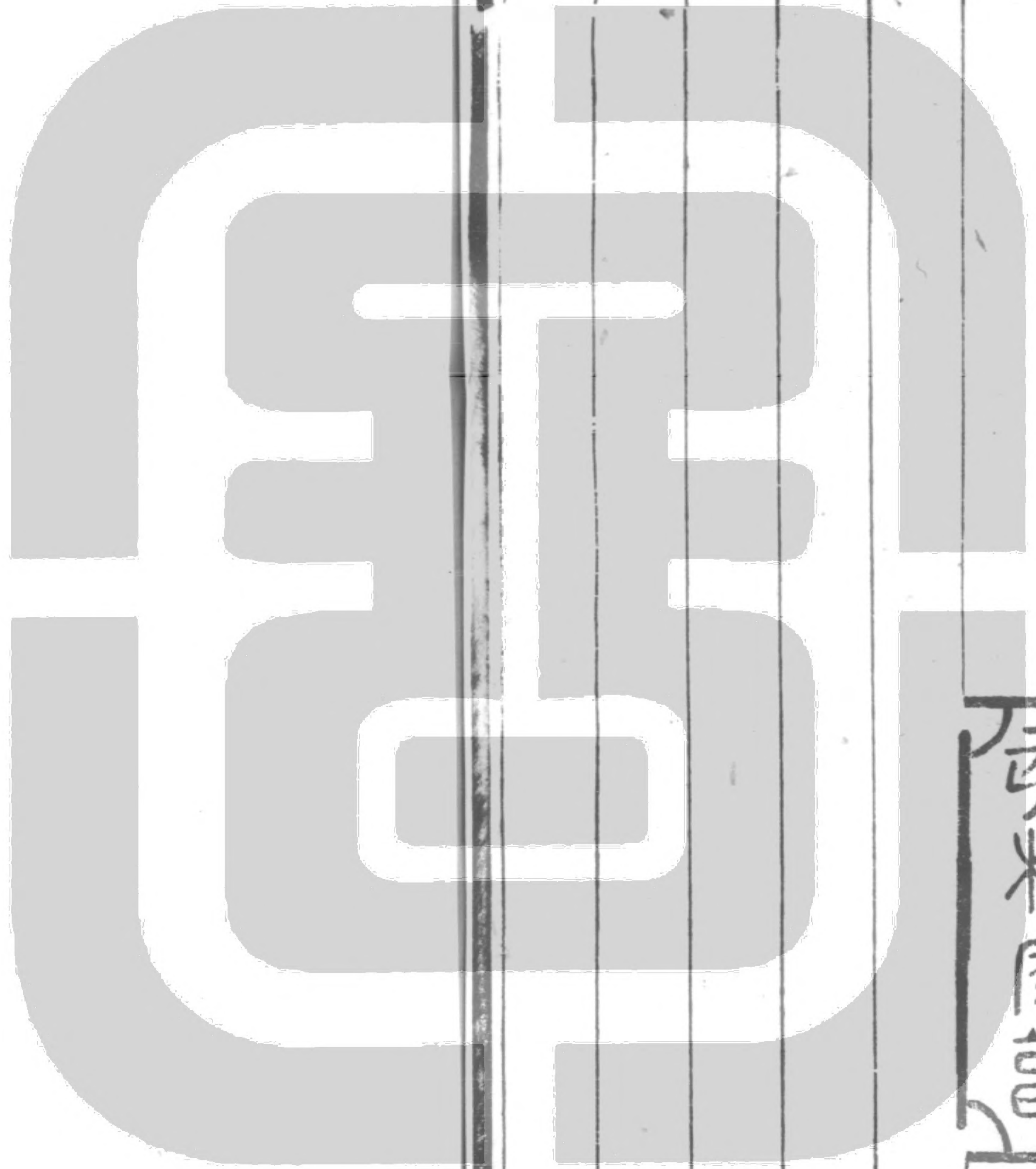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

退之作羅池廟碑順柳
民之意爲齊諧志怪
之文絕不置辨別有
一番寄托讀者當論
其意此則正襟莊論
專主確惠妙在佳處
故其在一筆故有味

梅云此文渾融雄
直絕無為作乃公
振筆興到之作其
氣象頗類退之

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
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轅轅緱氏
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透
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
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
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
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
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
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繹相互卑相附高相摩亭然
起崦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鬪若倚
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
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
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
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合河蕭氏
刻梓家譜



卷之四